

COLLEAGUE'S SECRET

教你如何在职场生存的成长小说

■揭示心理学知识奥秘

■解读时尚白领的心灵密码 ■感受知名外企的生存状态

格子间宫心计 同事的秘密

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故事是从一个秘密开始的，又是以一个秘密结束的。世上有太多的秘密，每个人都想窥探别人的秘密，因为只有得到了他人的秘密，才能更好的伪装自己，吃掉别人。

猫猫◎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格子间宫心计 同事的秘密

猫猫◎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格子间宫心计 : 同事的秘密 / 猫猫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221-12947-5

I . ①格… II . ①猫…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5451 号

格子间宫心计 : 同事的秘密

GEZI JIAN GONG XIN JI : TONGSHI DE MIMI

作者 猫猫

责任编辑 康征宇 耿芸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

201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64 千字 印张 21

ISBN 978-7-221-12947-5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楔子	1
----------	---

那个女孩踱着心不在焉的步子，从台阶上走下来，快走到最下层台阶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慌慌张张地返回上去，又从台阶的最上头小心翼翼地走下来。麦克发现她竟然没有察觉他，于是兴致勃勃地看着她，直到她和自己站到同一级台阶上。这时，女孩长舒一口气，露出轻松的笑容。

第一卷 总裁报告事件/15

第一章	17
-----------	----

叫麦克的人，通常都很自负，觉得自己受到众人欢迎，有点儿花痴。

第二章	23
-----------	----

英文名叫露西的，通常是很有自信的女强人。

第三章	32
-----------	----

叫珍妮的，通常都是知性美女，但有时有点儿犯傻。

第四章	39
-----------	----

叫杰西卡的女人，通常都很精明，永远都有官方的说法。

第五章	49
-----------	----

叫汉克的通常是温和的，有点儿迟疑的，他们不会很快下决

断，也容易因犹豫不决而错失良机。

第六章56

叫文森特的，通常官位都很大，也长得很帅。

第二卷 厦门之行/65

第七章67

为了保证出行顺利，每当米琪需要长时间离开家时，她会对父母千叮咛万嘱咐，请他们千万别进自己的房间，同时，她会将七颗幸运石中的一颗带在身上，以求好运。

第八章75

米琪的好运守则中：贴身的石头无论如何都不能遗失，一旦不见了，必须迅速找到一块能替换的，否则就会万劫不复。

第九章89

米琪的幸运数字是9，或者是3，甚至连她都不知道为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个幸运数字严重影响了米琪的日常生活，他们像是两根绳索，捆绑着米琪的身体，也限制了米琪的心灵。

第十章103

祈祷是必修课，如果没有祈祷，怎么能让自己的精力进入到那些本无生命的石头中，让这些石头和自己融合成一体，成为忠诚保佑自己的拥有特异能力的生命呢？

第三卷 越洋报信/109

第十一章111

每个女孩都有做梦的权利，不同的梦境有不同的含义，要是你在睡梦中溺水，那就说明你的肾虚体弱，你需要对症下药。每一个梦的出现，都不是毫无来由的，尤其是当你长时间做同一个梦，或是同一种类的梦……

第十二章119

从年幼时开始，米琪就经常在梦中被追杀。在上小学前，体弱的她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经常被逼得走投无路而半夜惊醒，打开灯她发现自己气喘吁吁满脸冷汗。随着长大，在不停地追杀和逃避中，她发现自己天赋异禀，令人羡慕的能力渐渐出现……

第十三章131

米琪的第一项能力是隐身，而在她学会飞行以后，她开始度过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无论白天遇到什么烦恼，只要在夜晚时能无所顾忌地畅游在城市上空，肆意从地面一下子飞蹿到30层楼高的空中，那种畅快随意是无与伦比的！

第十四章152

米琪发现自己已经能够自如地控制隐身力量了。在过去，隐身是一种选择逃避而非正式对抗的方式。但过了今天，她已经不用一直逃避了，她有了对抗的力量，隐身与否对她来说只是一个选择，她已经掌握了在不同环境不同对手的情况下理智地选择应对方式的能力。

第十五章164

梦中的飞行之所以对米琪重要，因为在梦中从没出现过第二个

会飞的人，在由她自己主掌的世界中，她是独一无二的。

第四卷 将命运寄托在体重上的人/173

第十六章175

米琪向来尊奉的一个理论，叫“上天平衡论”，这个理论和中国人传统的中正平和之道放在一起，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只是单单地中正平和绝没有她做得那么彻底……

第十七章182

销售的压力是巨大的。压力巨大的销售们，似乎理所当然去做一些放松的事情，那么普通人呢？普通的女孩呢？对米琪来说，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整个人会陷入飘飘欲仙的境地，忘却烦恼。究竟是放纵感情的解脱，还是理智逻辑下的行为？

第十八章190

暴食有很多原因，多数是心理压力大、情绪烦躁、人际关系不良，但米琪对自己的暴食另有解释。

第十九章199

在米琪眼中，上天是公平的。如果你在某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多好处，那么在其它方面，必然就得不到上天的恩泽。而如果你自个儿谋划了很多，那么上天就不会在你的身上降临太多的福气，因为上天认为你已经很强了，不需要照顾了；相反，一个从不算计从不勾心斗角的人，反而容易得到上天的垂青被降临好运，因为上天忧虑你，担心你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能力。上天平衡论，其实还有第三种解释……

第二十章209

如果你想要获得上天的赐福，那就勇敢地毫不犹豫地让自己陷入可怜的糟糕的境地吧！那样你的福气很快就能到来！别犹豫，只要你诚心，你绝不会万劫不复的，相反能浴火重生！这才是上天平衡论的精髓。

第二十一章218

在上天赐福于你之后，你不能立刻停下折磨身体的行为，如果那样，上天就会识破你的伎俩，在下次，他就不会再那么慈悲了。

第五卷 幸运的烙印/229

第二十二章231

所谓幸运的烙印，是指当你某天获得一个巨大的成功时，那天你所佩戴的所有物件，那天你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已打上了幸福的印记。你需要牢记这些印记，这是重要的。因为当哪天你想要好运继续降临时，你就要按着当天的去做……

第二十三章244

大部分时间里，米琪是披着一头秀发的，但有时候麦克会看见米琪扎着辫子出现在办公室里。对此麦克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米琪告诉他，如果有悬而未决的事情吊着，她就不会洗发。

第二十四章253

米琪绝不轻易理发，因为在她看来，头发里积累的是经年的历练所沉淀下的生命的精华，她认为理发是和抽血一样伤筋动骨

损元气的事情。所幸米琪是女孩，要是她是男孩，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第二十五章264

如果一个项目持续得太久，导致头发实在生长得太长，米琪也会选择折衷的方法，那就是：将理发时掉落的一缕头发偷偷藏起来，直到头发长回到原来的长度为止……

第六卷 夺权事件/271

第二十六章273

上天背弃论的整个意思其实是：如果你太过得意，以为某些事情的发生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上天也会理所当然地放弃你。

第二十七章279

米琪认为：即便征兆再明显，看上去再志在必得的东西，直到结果出现前一刻，都不能轻易庆祝。如果不这样，上天可能会颠覆你的成果。

第二十八章289

事实上，他还没告诉米琪什么厉害的内容呢，但米琪的领悟能力已然令人咋舌，这是在她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不足够多的条件下，要是她见到了那些以手腕凶狠著称的人的手段，她还会变成什么样？

第二十九章303

极尽所能地吹捧他人，是米琪的取胜之道，她从不在胜利确认到来前，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自满。

第三十章309

米琪深深沉溺在自己的世界中，她为自己编织了一套理论，以此来麻醉自己的心灵。所谓的平衡论和背弃论，则是她在为自己的某些瘾症、心理疾病和不良习惯找借口。

第七卷 最后的规则/319

第三十一章321

麦克再没犹豫，他好不容易帮助一个善良的女孩摆脱了桎梏她的锁链，他不能再将她推到另一个深坑中。他展开双臂，牢牢贴在米琪背上。他的爱，从双方接触的位置上传到米琪的身体里。

楔子

那个女孩踱着心不在焉的步子，从台阶上走下来，快走到最下层台阶的时候，她突然停住了，慌慌张张地返回上去，又从台阶的最上头小心翼翼地走下来。麦克发现她竟然没有察觉他，于是兴致勃勃地看着她，直到她和自己站到同一级台阶上。这时，女孩长舒一口气，露出轻松的笑容。

“你在干什么？”麦克像个温柔的哥哥般笑咪咪地问她。

“没什么。”女孩回过神来，她把脸撇到一边，耳朵根却红了起来。

“噢，那么注意身体。”

麦克说完，便沿着鹅卵石铺成的路往前走。他边走边回味，刚才要不是路口修路，他不得不将车停在前一个路口，自己再从天桥走下来，也许就遇不到这个有趣的女孩了。

她是在干什么呢？

找东西？不像。

等人？也不像。

麦克一边摇头，一边迈开步子向BOVO MONDO走去。那是他最近几个月来固定的一个窝点，凡是要和亲密的伙伴谈点事情，他都会去那个地方，而在偶尔没事的日子，他也会去那儿消磨时光，在那个既是书吧又是酒吧的地方，他可以无所顾忌。

走了五分钟，就能看见BOVO MONDO的招牌了，在周五的晚上，由于马不停蹄地忙了五天，麦克感觉很累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尽管听到

身后也有轻轻的碎步声，但他没有回头看。

叮叮——

自动门打开了。BOVO MONDO是那样一个不起眼的小酒吧，如果不是吧台的酒架上不下百种洋酒，以及摆放在一隅的酒柜，那么整面墙的书架会让它更像个咖啡吧或是书吧。

“对不起，我们打烊了。”正在收拾吧台的女孩说。

麦克扬起嘴唇，他希望辛蒂记起自己，毕竟自己来了不下五次，但辛蒂竟然好像对他完全没有印象，他有点生气，又有点像斗败了的公鸡，意兴阑珊地在靠门的桌子上坐下，说：“老客人了，和朋友约好的，只坐一会儿。”

辛蒂默许地点点头，问麦克要什么，麦克要了两瓶百威，两个杯子，刚要把酒起开，自动门又是叮叮两声，麦克以为是自己约好的人来了，便把目光往门边转，却看见刚才天桥台阶上那位女孩走了进来。

原来身后的脚步声是她的，麦克想。

女孩径直越过麦克，看也没看他，直接往吧台走去，她熟稔地同辛蒂打招呼，要一杯冰玛格丽特。

“稍等，米琪。”辛蒂说。

“谢谢。”

辛蒂动手往调杯中添了八成冰，边准备原料酒边问：“你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是啊。”米琪点头。

麦克还想听她们说什么，自动门再一次拉开，穿着黑夹克的易天平低头钻了进来。

“这地方真不好找。”

“你不是来过的吗？”麦克把注意力转回来，并把酒杯递了过去。

“厦门莫泰经济园，就这么完了？”易天平的声音带着显而易见的不甘心，“种了N年多的树，最后给人家摘了果子。”

见麦克没答话，他又说：“你今天的状态真不好。”

“没什么，被些小事烦的。”麦克揉了揉太阳穴。

“听说你们正在研发新系统？”

“急什么，刚开始做可行性研究，就算上也要等到年后，面向客户推广起码要等到两年后。”

易天平听了，一字一顿道：“那到底会上，还是不会上？”

“别问我。”

易天平哦了一声：“最好别上，我那边的客户好不容易才接受旧的东西。”

“新系统啊，上与不上都是个麻烦。”麦克自言自语道，“不过我看，九成会上。”

易天平捏了捏酒瓶，吐出一句话：“这世道真是怪了，你们的销售额不到另外两家竞争对手的1/10，怎么还有这么多资金搞新系统开发，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你们的产品究竟有多少利润？”

麦克沉吟了下，不紧不慢地说：“你做的那些东西，利润情况我也没个准数，不过刚公布的年度业绩报告中提到，我们的纯利接近30个点。”

“30个点！”易天平刚喝下去口酒，差点没全部喷出来，“老大，打劫啊，我知道你们的东西利润高，可没想到有这么高！另外两家的纯利，撑足了不满20个点。”

“30个点啊，”他又感叹了一句，改用探询的口气说，“据我所知，在我们洪达做的那些设备，依我们的供货价到你们给客户的价格之间，可不到30个点吧，那这部分的纯利肯定不到20，你们别的产品的利润就有这么高？”

麦克哼了一声，微微露出不屑：“你别给我装傻，只要是托米时代的人，有几个人不知道你们在订采购协议时玩的花样，当初公司里给你们促成合作的那几个人，个个不都发了横财？早就不在公司里打工了。”

“我们那都是拿命拼的，”易天平一愣，随即搓着手，又不停地跺着脚，“我们洪达的那些利润你也知道，是要进行多次分配的。”

“制造业的利润，哼。”麦克哼了声。

易天平又摆着头道：“不过不对啊，为了追求利润，就可以牺牲销售数字？要是你们肯再降10个点，销售额恐怕可以翻一番。”

麦克举起酒杯，向对方敬了敬，待后者举杯一饮而尽后，慢条斯理地说：“这是总部那些老美的策略了，所谓的投资人回报率最大原则，对股东们来说，就是他们放1元钱在E.C.，一年可以赚30%，如果他们放1元钱在别的公司，一年最多只能赚20%，你说他们会愿意把钱放在哪里？总部那些人实在是太聪明了。”

“麦总，这你就不用说了，谁不知道在E.C.只有董事是赚钱的，我们这些人，谁能从E.C.赚到钱。”易天平咂了下嘴，用手背在嘴唇上抹了抹，又说，“E.C.对代理也太过分了，我听说大前年，你们的大区经理先是要求一级代理商囤300万货，囤完货之后说认证有问题不让卖还不让退，那批东西硬生生地在仓库里等了半年才能卖。”

“放心吧，跟着E.C.不会错的。”麦克象征性举在手里的酒一滴没少，他把酒杯轻轻晃动，信心十足地说，“你知道为什么E.C.的竞争对手换了一拨又一拨，唯有E.C.屹立不倒吗？”

“这算什么问题。”易天平呸地吐了一口，“你怎么也开始说E.C.的好话了？”

“我只说实话，”麦克有一对幽邃到人内心深处的眼睛，“那我换个问题，你觉得代理商最讨厌E.C.什么？”

“流程啊！”易天平说，“我的好几个朋友抱怨说，同E.C.做生意太累了，无论什么事情都有一套死板的规定，就拿申请个样品来说吧，明明从仓库拿一个就行了，偏偏还要填样品申请单，层层审批，从申请到发货至少五天，少一天都不行，他们都说没见过这么死板的公司。”

“你说对了，”麦克道，“E.C.有刻板到近乎陈腐的流程，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E.C.需要把流程深深烙印在公司的灵魂深处？”

“鬼才会去研究这些东西。”易天平自己把酒杯灌满，向麦克举了举，两杯相碰后，他又是一口喝干，“那你说为什么？”

“一切可控啊，兄弟，这就是一切可控的理念。”麦克环顾四周，

最后目光定在易天平身上，“E.C.宁可赚不到最多的钱，也要知道能赚多少钱，决策层制定计划，并且保证计划能够得到满足。一旦年初知道赚的钱不够多，他们就在年初开始控制成本，要是年末赚得多了，这些钱就成为董事们的分红。只要一切可控，集团就不会毁灭。”

“当其他竞争对手因为不可控的销售手段快速走向衰亡的同时，E.C.却像一艘慢慢行驶的航空母舰，永远屹立不倒，和这样的公司成为伙伴，无疑是最安全的。”

“又是那么玄乎的东西，”易天平嘟哝了声，“我倒是喜欢听你瞎掰理论，可你别净忽悠我吧。”

“哼，你倒是敢看低我。”

易天平笑了笑，面带讨好地说：“对了，最重要的那件事，泰国佬那边，你不出面行吗？”

“我出面了才真得坏事了！”麦克怒叱一声，尽管压着声音，可还是让人微微颤抖。

他责备道：“说了好几遍了，泰国2月末3月初有两个展会，2月末是世界工程师大会，3月初有个东南亚电气工程展。这两个会里，我们泰国的销售和新加坡的代理商至少会去参加一个。你们洪达不是有海外事业部吗？叫你们的人租个展台，一则也是在东南亚区域做推广，二则借机联系他们。”

“对不起，对不起，”易天平连声道歉，“我明白了，见到那个泰国佬的时候，我就照你吩咐暗示他，一句话也不多说，反正是愿者上钩，要是他不上钩，我们再想别的办法，或者干脆不这么操作了，你说对吗？”

“他肯定会上钩的，”麦克说，“泰国人可比中国人贪心多了，还有新加坡的代理商，要比斗心眼，你斗不过他们。”

“行，无论他们说什么，我都原样复述给您。”

“还有，这个项目很复杂，千万别随便答应什么，以免吃亏了还蒙在鼓里。”

“好嘞。”易天平高兴地回答。

很快他又转换了一副嬉笑的面孔：“大哥，你就不怕我把泰国佬给翘了？”

“你还翘不掉！”麦克冷冷地说。

易天平很快把瓶子里的酒喝完，见麦克没怎么动，也不介意，他叫了买单。麦克顺着他的声音向米琪所在的方向一看，小丫头脸色惨白，看上去心事重重。

麦克的话一直隐隐约约地往米琪的耳朵里钻，当听到E.C.这两个英文单词的时候，米琪觉得明显心情紧张了。本来要到下周一才会感受那紧张的气氛，可这气氛竟提前到来了。

E.C.正是她下一个要去的公司啊。

今晚正是她在原公司的最后一天，她终于离开快乐并痛苦了两年的第一份工作，能够进入一个行业内数一数二的外资企业E.C.了。就在刚才K歌时，小姐妹们纷纷拥抱她，她能看出姐妹们眼中的妒意。她们有的说了舍不得，有的祝米琪前程似锦，不过，她们是真心祝愿她的呢，还是她们更希望她继续留在那个半死不活的企业陪着她们呢？

米琪本来心存芥蒂，可当听了麦克的说话后，那些疑虑早就不重要了，她冷不丁打了个冷战。

两人的对话断断续续传来，米琪又能听到他们在讨论一个泰国的项目，当听到麦克的运作方式时，米琪猛地吸了口气，说不出得震惊，她隐约觉得，自己可能听到了一个大的计划，一个并不是发生在本土的大计划。她实在不敢再往下听，赶忙转移注意力，悄悄侧过身，把背对着那两个谈话的人，微微摇动杯子，令碎冰和杯壁相碰发出响声，利用这个响声干扰自己的听觉系统。

可没过多久，米琪突然又心痒难耐了，心口上像有上百只虫虫在爬，搔弄着她的窥探欲，想要把这人性中最隐晦和难以预测的欲望揭发得一丝不挂。说实话，米琪真的很想在进入E.C.前，就能知道些E.C.里所谓的机密。

然而，当米琪不安地再次转过头去，却见麦克正把移动电话从耳边

拿开，而后由易天平结账，两人就离开了。

米琪有点依依不舍，甚至流连忘返，她把刚才听到的话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突然有个词很熟悉——莫泰经济园。她想到在厦门玩时，途经一片经济开发区，她问司机那叫什么开发区，司机说是莫泰经济园。

厦门——莫泰经济园——E. C.

周围静了下来，以上三个词反复闪现，她不得不感受着它们的奇妙关联。

是了。

米琪从椅子上跳起来，把辛蒂吓得尖叫起来。

两个月前的偶遇，把她带进了E. C.的大门，而在她即将正式踏入E. C.的前夕，又遇到了E. C.的人，这是不是缘分呢？

一切太奇妙了，简直不像真的一样。

米琪的思绪飞到两个月前的厦门……

那是她今年唯一一次休年假，她的第一份工作只有五天年假，她把假期集中到了圣诞节期间，其中三天陪父母逛街，接着就来到了著名的海滨城市——厦门。

尽管到了初冬，但厦门仍然像春天一样，游玩的四天很尽兴，以至于米琪退房的时候还依依不舍。

“请问要发票吗？”

“哦，不用。”米琪说。

“您呢，先生。”

“给我开发票，还要水单，用这个抬头。”米琪旁边的一个人说。

米琪看了他一眼，对方穿黑色的西装，提个文件包，皮鞋锃亮，与厦门这个闲适的旅游城市显得格格不入，看到对方脸上的时候，米琪不由得向后缩了一下，他的脸看上去30岁左右，鬓角的头发却是全白的，像是操劳过度的样子，从侧面看，眉毛都快拧成一个点了。

一会儿，米琪的结账就完成了，她刚准备离开，目光却集中在刚从门厅进来的小眼睛男人的身上，来人和早就坐在大堂沙发上的一个人说了句话，两人径直走到米琪的跟前。米琪刚要往后退让，却听来人和刚